

## 05 蛇蜚阿祖

曾菁怡<sup>1</sup>

彼工欲暗仔，阮共一包猶未食了的鹹酥雞園佇桌頂，規家伙仔就出門去運動。轉來的時已經暗矣，看著桌頂彼包芳貢貢的鹹酥雞，隨閣感覺枵饞起來，想講來食一下仔啖糝咧，結果今仔共徙振動，幾若隻親像我尾指遐爾大的蛇蜚就對內底趟出來，動作猛掠對四面八方旋去。雖然規个過程干焦幾秒鐘，但是已經造成驚天動地的效果，我彼兩個阿姊吱吱叫的喝咻聲，強欲共厝頂掀開！

蛇蜚敢有遐恐怖？老實講，我對這種蟲豸有淡薄仔佩服。老師捌共阮講過，幾億年前，蛇蜚就佇咧地球生活，算起來會當講是活化石。毋過大多數的人對伊攏無恰意，可能伊紅紅扁扁的外表無真嬌，閣愛無聲無說趟來趟去，兩枝鬚不時都撇咧撇咧，予人毋知伊咧想啥，嘛毋知伊絀落來會有啥物動作。猶閣有一步稜，蛇蜚是會飛的蟲豸，伊無親像蝶仔按呢飛起來若跳舞的仙女，予人看著心情就爽快，顛倒是像呷捋揀的檳榔粕按呢飛來飛去，予人看著就想欲提淺拖仔共毆落來。

阮兜干焦阮彼兩個阿姊驚蛇蜚，對個來講，指頭拇大的蛇蜚敢若是會食人的暴龍，逐甲個無地覲。有一擺阿姊的房間傳來 pin-pin-piàng-piàng 的聲，過無倂久就聽著個哀

爸叫母咧喝：「救人喔！救人喔！」我一下入去個房間，阿娘喂，規个房間若戰場咧！椅仔、桌仔歪膏押斜，課本、文具掖甲規塗跂，電風嘛毋知予啥物物件撼著，頭煞歪一升。兩個阿姊枕頭摺牢咧待佇眠床頂若釘根咧，目睷睷彼隻停佇壁堵的蛇蜚。蛇蜚的翼一下展開，阿姊個就開始吱吱叫，佇眠床頂跳來跳去。

我隨褪一跤淺拖仔，講：「免驚！我來救恁矣！」我共彼隻蛇蜚飛行的路線相準準，按算提淺拖仔共拍落來。毋過伊敢若知影我的心思，逐擺都早一步閃過我的攻擊。我舞甲怦怦喘，彼隻蛇蜚顛倒看著老神在在，敢會是咧對我耀武揚威？

落尾我心肝掠坦橫，相準準就提淺拖仔大力共擊過去，啥人知影，阮二姊哀一下講：「你哪會提淺拖仔共我擊啦？」

---

<sup>1</sup>曾菁(Tsing)怡

## 07 歡迎你來做阮的好厝邊

游勝榮

「阿公，下暗恁來去看火金姑，好無？」聽講榮星公園的生態池遐，閣有火金姑通看矣，總仔共仔才半月外日爾，跤手若慢鈍，欲看就無份。這馬政府恰民間攏真注重生態保育，佇淺山仔的溝仔墘抑是草埔仔欲看著火金姑，凡勢若桌頂咧拈柑——蓋簡單，毋過佇市區內若想欲看著，彼就若阿婆仔生囡——誠拚咧！

日頭落山天轉暗，阮食飽趁勢早，共阿公的手牽咧，隨就從來到位。暗來就罕得有人會行跤到的木棧道遮，規逝路暗眠摸，是欣賞火金姑上合的所在。倚踎規層樓仔懸的駁岸頂，逐家攏領頸伸長長，掠水池仔金金相，拍拚咧揣下暗上爺的主角。「你看！你看！遮有一隻，遐嘛有一隻。」囡仔人看著火金姑心肝頭歡喜，毋敢亂使喝咻，細細聲咧共個序大人報馬。柴枋仔路狹狹仔爾，人濟歹轉楚，阮就那行那看那徙位，通好逐家輪流看。

上尾溜遮有義工詳細咧解說，原來這個生態池是附近國中、國小的老師、學生恰社區內真濟發心的義工，千辛萬苦、做伙拍拚才維護甲遮好勢的。火金姑驚光，池仔邊就種密州州的白榕通開光遮日頭；火金姑愛清幽，池仔內就保持活水咧流振動，閣著顧袂當予人烏白放生，按呢火

金姑才有四序的厝通蹓，才會一年比一年愈淡愈濟。

阿公講伊做囡仔的時，這窟池仔足勢出泉，水源頭就是這馬臺灣大學的醉月湖。對遮潰出來的泉水，聽好予這籬圍仔幾若十甲的稻仔田食水，而且內底的魚仔足厚，欲暗仔共魚筍園入去水底張，隔轉早起來撈，彼暝就隨有芳芳、酥酥的魚仔糊通配飯。便若雨落煞，蟲仔、蟬仔恰田蛤仔滿四界吱吱叫，袂輸是一場大自然的音樂會；啊若火金姑，到甲咱人四、五月仔來，池仔邊規片 iāp-iāp 爍，濟甲驚倒人，顛倒這馬煞著用人工去繁殖、復育，才有幾百隻仔火金姑通看。

佇欲行翻頭的路裡，我沿路行沿路咧想，火金姑是生態的指標，有清氣的環境才有地看。咱愛好好仔共寶惜，希望個會當佇遮繼續生淡落去，通永遠做咱的好厝邊。

## 08 好款？歹款？

張月惠

阿母不時都講我真歹款，有時陣閣講我誠好款，我到底是好款抑是歹款？

自細漢檢采是厝裡的厝查某囡，有喙水閣勢司奶的緣故，毋但祧仔內的序大攏真疼我，連阮兜的人嘛攏誠寵倖。譬論講細漢的時陣，我真喙白，阿公定定供體我是歪喙雞閣想欲食好米。講著飯，逐頓都食無半碗，為著欲予我食較濟咧，阿爸就講我若有食一碗飯，就予我一甌汽水。有時陣真正食煞，揣無汽水的時，我閣會張，逐家攏笑阮阿母無抱毋著，因為我真正真勢張。我閣真興食炕肉，逐頓攏愛有肥軟仔肥軟的炕肉，因為精肉會楔佇喙齒縫，所以傷精的我無愛。若是無炕肉我就會 sāi-thái，袂愛食，所以阮兜三頓一定攏有一碗炕肉。毋過我嘛是瘦卑巴，阿公攏暹洗講我是瘦狗卸主人。

有一站仔阿公共人做保，倒塌足濟錢。彼个流擺，食飯桌頂干焦青菜、豆腐，上好的就是菜脯卵爾爾，定定都無肉。彼當時我猶細漢，差不多四、五歲，真毋捌代誌，猶原照三頓吵欲食炕肉，阿母就會講：「你著較好款咧，毋食你就去枵腹肚。」

阿公看我毋食飯，會去豬砵共熟似的販仔賒豬肉轉來

予阿母炕。食飯的時，阿公就會夾一塊炕肉予我，順繼講：「Tah！炕肉啦！」我嘛是慇慇食甲足歡喜的，有當時仔肉傷細塊閣會受氣，阿母就講我真歹款。

有一擺我綴阿公去豬砵，頭家看著我，越頭問阿公：「這個就是無炕肉會張無愛食飯彼个囡仔喔！」阿公講：「是啊！」頭家共我講：「抑無，你來予阮做囡啦！阮兜逐頓攏有炕肉喔，看你欲食佻濟攏會使，予你食免驚的。」我緊共應講：「我才無愛。」這時才知影我愛食炕肉的代誌，規个菜市仔攏知，想起來嘛真厭氣。

轉去厝裡，阿公閣共這件代誌當做笑談講予厝裡的人知，個攏叫我去予賣豬肉的做囡，按呢豬肉就會使食迴海，毋免逐頓為著豬肉佇遐欲哭欲啼，我感覺足見笑的。想欲改，閣袂堪得予人哢，橫直見笑罔見笑，炕肉嘛是照食。

這馬我才知影，阿母無論講我好款、歹款，攏毋是好代誌。